

花山：一個詞人的靈魂棲息地

牛合群

花山，不是山，是一個和霸山比鄰的小崗地。只因有了柳永，柳永的詞，花山成爲詩人拜謁的聖地，花山被鮮花堆成了山，堆成了一個可以仰視的天堂。

宋代學者、小說家曾達臣（敏行）和元代大家陳元靚都說，柳永葬湖北棗陽花山。前者曾在《獨醒雜誌》中記載：“耆卿（柳永）墓在棗陽縣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吊柳”。後者在《歲時廣記》中亦載：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於縣花山，其後遇清明日，遊人多狎飲墳墓之側，謂之吊柳七”。《棗陽縣誌》記載：“宋詞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興隆鎮花山”。

一

清明，我與柳永在興隆花山相會。

九百多年的流光攏一條古道疾走，花山上曉風踟躕殘月回眸，一個隔著華陽河、隔著楊柳岸，北眺京師、南望故鄉的凝重身影，在月下徘徊，有一聲兩聲歎息遺落在夢裡。那堪聽、遠村羌管，引離人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

你還在仰望那條日夜奔流的鄉河嗎？這河當然不是九百年前的河。九百年前，內憂外患生靈塗炭，你歎息那清清的河水有多少行人淚？如今兩岸建起了一座華麗的城鎮，其中你經常喝酒吟詩的酒軒還在，你醉靠的歪脖柳樹和站滿驢打滾、婆

婆丁的矮牆還在，和你相親相愛的那位女子的家園還在，你留下的詩詞歌賦還在，“留戀處舟催發”，日夜車馬不停，滾滾向前……

我小時候就在讀你的詩詞，讀你的雨霖鈴，讀你的傳奇。最不能忘的是你在顛沛流離中結識的藍顏知音，你還在傾聽她的哀怨嗎？這個名叫謝玉芝的女子，是附近謝家灣的大美女，為你的壯志抱屈，與你心曲唱和，蝶飛鳳舞，有著千絲萬縷、血濃於水的情緣。這種生活，決定了你以畢生精力來寫詞。你的“三變”皆源於此。在這裡，你找到了詩詞創作的源泉，找到了生活的保障，找到了可以停泊的港灣。棗陽的方言俗語，農耕趣事，男婚女嫁，擴大了你的詞境，開拓了你的題材內容，促進了中國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世界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正是在棗陽興隆這片詩詞的沃土，你成了中國把歌曲當飯吃的第一人，成了與蘇東坡齊名的文學大家。

但你風流成性。你是一個浪漫詞人，一個江湖詞人，也是一個與詞共著生命的專業詞人。你一生混跡于樂工歌妓間，在“偎紅倚翠”生活中“淺斟低唱”，“工於羈旅行役”，你的家在遠方，流浪，流浪，體嘗到了生活中的種種苦況。又因此常常不得不與所戀的人離別，你的著作中多屬怨苦淒別之辭。《雨霖鈴》（寒蟬淒切）便是你詩詞中的代表。

二

一個寒蟬淒切的清秋節，古鎮興隆，岸邊楊柳，黎明冷風，空中殘月，心中那份淒哀悲苦，愈想愈遠，愈遠愈悲，竟無語凝噎，念此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你走了，留下了一個走遍萬水千山的浪漫背影。那個相思

的情女子，把你癡癡地守望。她不想耽誤你追求功名的大好時機。

你少年時在家鄉勤學苦讀，希望能傳承家業，官至公卿。可你一到汴京，一到光怪陸離的京城，骨子裡浪漫風流，就被青樓歌館裡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拋在了腦後，一天到晚在風月場裡瀟灑，與青樓歌妓打得火熱，而且還把你的風流生活寫進詞裡：“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繫。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仍攜手，眷戀香衾繡被。”當然，你也沒有忘記此行考中進士的目標，只是你“自負風流才調”，自信“藝足才高”，“多才多藝善詞賦”，沒把考試當回事，以為考中進士、做個狀元是唾手可得的。你曾經向可心人謝玉芝誇口說，即使是皇帝臨軒親試，也“定然魁甲登高第”。不料事與願違，放榜時名落孫山。

你沮喪之極，你在謝玉芝的勸說之下，和她一同回到棗陽興隆老家，尋找精神的慰藉，尋找詞的源泉。在興隆鄉野做了“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是謝玉芝再次勸你，男子漢大丈夫要經受得住磨難。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於《鶴沖天》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你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你給黜落了，並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再度的失敗，你真的有些憤怒了，你乾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遊妓館酒樓之間。

是謝玉芝再等你三年之後，又去找你，把你把你的靈魂請回了興隆。你看到了興隆的古樸民風，善良的鄉野間流淌的咕咕詩韻。

於是，你幡然醒悟，開始致力於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使你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你爲之填詞，然後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

你年近半百，終於成了景祐進士，官屯田員外郎。可你已經超然世外，沒有了當官的興致，你超脫進入四處漂泊的“浮生”，你常以宋玉自比，養成了一種對蕭索景物，秋傷風景的偏好。

你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是謝玉英、陳師師一班姐們念你的才學和癡情，湊錢替你安葬。出殯時，東京滿城名妓都趕來了，半城縞素，一片哀聲。謝玉英爲你披麻戴重孝，兩月後因痛思你而去世。死後依然陪伴你左右，亦無親族祭奠，每年清明節，歌妓都相約赴你倆的墳地祭掃，並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亦稱爲“群妓合金葬柳七”。

人們在懷念的時候，更多的是對棗陽女孩謝玉英的感佩。

三

只有清明，草木才有可能錯成爲人，而人卻一直向著草木成長。

“凡有井水處，既能歌柳詞。”清明插柳，就是爲了紀念你而在棗陽和許多地方形成的風俗。在井邊，在有流水的地方，人們齊聚一堂，唱你寫的歌，跳你編的舞，表達男歡女愛的摯情。

你和你的文字，永遠行在路上。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也曾說：“……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你一生寫的羈旅行詞 60 首。羈旅題材常用于表現文士追求功名

不果後的心情與思緒，因而你的羈旅行役詞也透著濃厚的文人氣質。然細細品讀你的羈旅詞，卻會發現這類詞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夾著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調，一方面剪不斷與歌妓的相思和纏綿的回憶。試看《雪梅香》一詞：“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嫋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臨風，想佳麗，別後愁顏，鎮斂眉峰。可惜當年，頓乖雨跡雲蹤。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慆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詞一開篇就寫蕭瑟的秋景引發了自己的悲秋情緒，而這種情緒，和當時的宋玉應是相同的。以開創悲秋情結的鼻祖宋玉來寫這種悲，更體現出滿腔才華的人走向衰老時對年華已逝無可挽回而自己的志願還沒有完成時的那種悲涼和悲痛。在征途中，你唯一能憶起的，便是那些在你不如意的時候陪在你身邊的煙花女子。還有那一處可以葬你的花山。

你上承敦煌曲，下開金元曲。你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從音樂體制上改變和發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你憑藉通俗文藝的創作開創了宋代文學的商品化的先河，為後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找到了注腳。

別後暗負，光陰多少。你是矛盾的，你是痛苦的。你的矛盾既源於本人，又源於你所生活的社會。你的痛苦佐證了你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

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遣情傷。故人何在？煙水茫茫。葬我於花山之上，我要用曉風殘月為心愛的女子梳妝；

葬我于楊柳岸邊，我要用華陽河水蕩滌歲月所遺留下的污穢。

萬種思量，多方開解，蘭心蕙性。此情懷、縱寫香箋，憑誰與寄。更回首、重城不見，寒江天外，隱隱兩三煙樹。吹破殘煙入夜風，一軒明月上簾憂。好天良夜，無端惹起，千愁萬緒。

牛合群：中國作協會員，湖北省棗陽市作家協會主席。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作家文摘》《星星》《中國詩歌》《散文》《散文選刊》《散文詩》《中國散文詩》《散文詩世界》《千島日報》（印尼）等報刊發表作品 400 多萬字，入選《當代漢詩》《中國散文詩》《湖北文學》等不同年度選本。獲光明日報“我的文化年”徵文三等獎、鞏義杯國際文學大賽銅獎、《星星詩刊》主辦“錦繡鄰水杯”全國散文詩大賽三等獎、孟浩然文學獎、湖北省 2016 年度文藝創新工作先進個人等獎項。出版散文詩集《半山》《一朵頂天》《千秋成珀》《十萬響頭》被國家圖書館收藏。